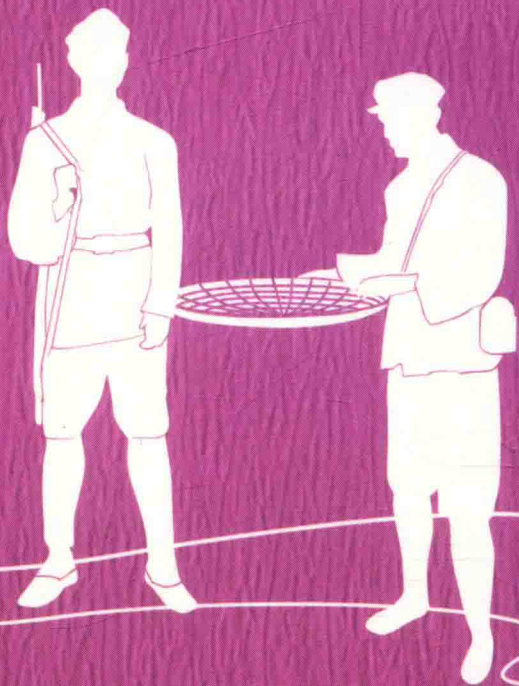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紫桑葚

高军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桑葚/高军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5879 - 3

I. ①紫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5534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5879 - 3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02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
录

CONTENTS

去学校看儿子 /065

王老师 /068

桑老师 /071

晒 /074

琴声 /077

家长 /080

险方 /083

改方 /086

汇通 /089

变通 /092

汪一味 /094

王无咎 /097

金针张 /100

怪医 /102

裴正浩的辫子 /105

张霖 /108

规矩 /111

算命 /114

改诗 /117

慢医 /120

抓药 /123

酌方 /126

羊毛风 /129

人面疮 /131

修正 /134

戒酒 /137

蒋天华 /140

越窑脉枕 /143

人与羊 /146

肖像画 /149

西瓜霜 /152

举措 /155

毛病 /158

神药 /160

神医 /162

病 /165

研墨 /168

花鼓桥 /171

人殓 /174

天水栈 /177

烤黄鲫鱼 /180

咬春 /183

暖墓 /186

圆坟 /189

请客 /192

紫桑葚 /195

玉米草 /198

请香 /201

交叉子 /204

香荷包 /207

一辈子也不说 /210

红荷包 /213

前面有一堆花生 /216



考 验

一走进教室,白玲就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头。学生们的脸都紧绷着,没有做小动作的,更没有交头接耳的,很安静,但又好像不太安心于听课,总像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儿正酝酿着,马上就要爆发一样。

头午突然发生了一场震感比较强烈的地震,当时学生都从教室里跑了出去。过后,到处惊惊慌慌的。白玲想,现在学生仍有些心理波动也是正常的。她笑了笑:“上午的地震是4.8级,据地震部门说,我们这里确实处在地震带上,但近期不会再发生大的地震,我们不要再有什么思想负担,安心学习就是了。但也要时刻注意一些,有情况就马上往外跑。”

说完这几句,她就开始讲课了。但她感到自己这几句空洞的话对学生好似没起什么作用。她想这也是正常的,就以平静的语调开始讲这节课的内容。讲课中,她尽量表现得沉稳、大方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粉笔字眼看就要写满黑板。

“哗啦啦!”文具盒落地。

“咣当当!”桌椅震动。

“地震了!地震了!”几个学生慌慌张张地喊着,站起来就往门外跑去。

在第一时间,白玲迅速停下正写着的字,转过身来,将课桌猛



地往身前一拉,高声喊道:“别慌!按顺序赶快往外跑,一组!二组接上,三组快,四组,五组,六组。”

当时桌沿把她的腹部撞了一下,很疼。后背紧紧地贴在黑板上,一股凉意在肆意蔓延着。但毕竟让出了更多的空间,她感到了欣慰。

学生们非常有秩序地全部快速跑出了教室。白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一下子感到疲惫极了。她快速推开身前挤着自己的教桌,也快速地出了教室。

学生们在教室前的空地上散乱地站着,眼光全部集中到白玲老师的身上。他们发现,老师漂亮的烫发头上落满了粉笔屑,上衣后背褶皱皱皱的,抹上了白白的一层粉笔面儿。

学生们没有一个说话的。空气似乎凝结住了。白玲在这堂课刚开始时感觉到的不正常好像还仍然存在。她回头看一眼教室,教室安安静静地站立在那里,前后门就像两只变形的大眼睛在惊奇地盯着他们。

其他教室里的学生们都仍在上课,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好像一点也没有感觉似的。难道他们没有感觉到地震?

白玲转过身来,逐一地看着自己的学生们。

过了一会儿,几个男生畏畏缩缩地走上前来,低着头,眼睛盯着脚尖:“老师,对不起。是我们故意弄的动静,故意喊的……”

白玲心里一下子蹿起火苗来,本来就人心惶惶的,这样捣乱也太气人了,在整个学校会造成什么影响?

但她看到这几个学生欲言又止的样子,就强忍着火气,静静地看着他们。

学生们小声地继续说着:“上午地震时,地理老师粉笔一扔,

谁也不管他自己第一个先跑了出去。……我们对老师,非常非常失望,所以……”

他们的眼睛红红的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白玲感到自己心中的怒火正逐渐消减着。她抬起右手,轻轻摆了摆,示意他们不要再说了。

这几个男生嘴唇紧紧地抿着,突然缓缓地举起右手,严肃地向白玲敬一个礼,其他学生也都对着白玲举起了右手……

白玲看到,全体学生的眼里都蓄满了泪水。

白玲脸色又逐渐严肃起来,手向教室扬扬:“好了,继续上课吧。”

他们刚进教室不久,学校负责检查纪律的人就过来了,站在门外问:“白老师,刚才你们班是怎么回事儿啊?”

白玲严肃的脸色消失了,她对班上的学生笑了笑,走到教室门口:“上午不是地震了吗?刚才,是我给学生们搞了一次快速撤离的演习。没什么了,我们正常上课了。”

“影响其他班上课,这不是……”检查纪律的人还想说什么。

“对不起,有什么问题,课后我再找你们,先让我们上课吧。”

她转过身来,快步走上讲台,开始继续讲课,她看到学生们眼睛亮亮的,紧绷着的小脸上开始透出轻松和笑意,课堂气氛恢复到了正常,于是她讲得更有劲了。



敲钟的老人

在校园的西北角上，有一口两间低矮的西屋。屋顶上苦的麦秸已变薄了，呈现出灰黑色。老式的木板门和老式的木窗棂在农村都很少见了。屋前有一棵老槐树，黑褐色树干上，树皮那不规则的纹路好似老年人脸上的皱纹。在上边的树杈上，挂着一个生铁铸的钟，已经锈迹斑斑。耷拉下来的绳子，斜牵着挂在门边。

偌大的校园里，正在搞建设，楼房眼看着站立起来。校长和负责监工的老师带着人来到这座草房前，指指划划，准备把树杀掉，把房子拆除。

“好啊，你得把我先杀掉了再说！”随着声音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位老人。由于生气，脸上的皱纹更紧地聚在一起。

校长赶忙笑着打招呼：“老胡啊，楼房盖起来，它们就有碍观瞻喽。咱们要配备电子报时钟，这些不需要了，所以……”

老胡不客气地打断校长的话：“我这老该死的也不需要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”

“你为咱们学校辛勤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是有功之臣啊。以后你要搬到楼上去，享清福。敲钟一辈子了，不容易啊！放松放松吧，老胡。你的一切待遇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的。”校长安慰他。

他倔强地把头一梗：“我哪里也不去，就住在这屋里。”

校长愣了愣，半天，轻轻挥挥手，带着来人走了。

楼房很快建好，电子报时钟也已全部配备上。可每到时间，



老胡都会准时敲响清脆的钟声,和电子报时钟竞争似的。开始,很多师生感到别扭。时间长了,也就习惯了。

这天,突然老胡先敲响了他门前的钟,而电子钟却没有响。

老师们看看表,是到了上课时间,于是就按照老胡的钟声来到教室。上课几分钟后,电子钟也响起来。

凑巧的是,县教育局来人正检查工作,发现了问题,就对校长说:“这样不行吧,还不乱了套。”

校长着急了,就来到老屋:“老胡,别添乱了好不好?”

“我添什么乱啦?”老胡理直气壮。

“有电子钟了,你就不要再敲了。声音不一致,步调不统一,怎么上课?再说,你闲着干点什么不好啊。”校长强忍耐着,好说了歹说。

老胡在这个学校干了一辈子,对校长的话根本就没当回事:“时间叫它一样不就行了。”

“你就这样乱敲它怎么能一样?”校长生气了。

老胡:“我没有乱敲,我敲的是北京时间。”

校长这才想起似的看看手腕上的表,又抬头看看老胡挂在墙上的挂钟,嘴唇抿了抿,不说话了。

“好,我回去对好电子报时钟。”校长平静下来,对老胡笑了笑,“真理掌握在你的手里啊,但……”

老胡也笑了,正想说点什么,猛然扭头一看,下课时间到了,就跑到门口,快速地抓起绳子敲起来,顿时,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响亮的钟声迅速传遍校园,老师和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。

“我得赶快去弄好电子钟了。”校长快速走了。

毕竟年龄不饶人,在这不变的钟声里,老胡的头发几乎全白了,腰也有些弯,脚步越来越踉跄。

不过人们看到,只要抓住钟绳,就好似充了电,他一下子就进入了状态。

“唉,这老家伙,有什么意义?”有人叹息。

“发贱呗。”有人撇着嘴,轻蔑地说。

“神经不正常,有毛病。”有人尖刻地讥讽。

校长听到了,狠狠地瞪一眼,人们不吭声了。

议论就这样被一次又一次平息了。

终于,老胡再也撑不住了,倒下没几天就去世了。

没人再敲响这钟,校长突然感到心里失落落的,慢慢地走到老槐树下,抬头看着那锈迹更重的钟,半天一动也不动。

盖楼时负责监工的那老师凑过来,斟酌了一会儿,才说:“老胡也没了,这房子、这槐树、这钟……都赶紧处理了,咱们的校园就更美观了。”

校长仍抬起头,眼光认真地盯着被老胡敲了一辈子的这口钟,又过了半天,才转过头来,声音很轻地说:“不,留着它,永远留着它们。”

“为什么?”他感到疑惑不解。

校长很动感情地说:“你听,钟好像又被老胡敲响了。”

校长说完,就把低垂着的钟绳抓在手中,好似要敲的姿势,最终没敲,只是仔细地送到门边,稳稳地把它挂在墙上。



一场特殊形式的高考

最后一场考试结束,考生和监考老师都迅速离去了。笼罩了几天的紧张气氛一下烟消云散,校园里出现了真正的安静状态。作为本校的老师,张老师被领导安排来检查每个作考场的教室是否都关好了门等事宜。他刚从三楼来到二楼,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喘着粗气满头大汗地飞跑了上来,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薄本,看一眼,就又匆匆往前走去。张老师很奇怪,就跟了过去。

小伙子在第十二考场的门前停下来,使劲往前靠着,脸紧紧地贴在玻璃上,往里急切地看着,脚后跟越抬越高,最后只有脚趾踩着地面了。

张老师在他身后不远处停了下来,疑惑地盯着他。

过了一会儿,小伙子的脚心和脚跟先后落了地,可能意识到身后有人了,慢慢转过头来,不好意思地抿着嘴唇勉强地笑了笑。

“你是考生?在里面落下东西了?”张老师微笑着,轻声问他。

“没,没。”小伙子的嘴唇抿得更厉害了。

“那你这是……”张老师不明白了。

小伙子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小本本,脖子一软,低下了头。张老师也看清楚了,那是今年高考的准考证。张老师向前一步,从小伙子手中拿了过来。原来就是这个考场的准考证,上面的名字是王大全。



“王大全同学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考完了不回家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张老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问道。

小伙子慢慢地抬起了头，眼圈红红的，眼泪包着眼珠，眼看就要淌下来。

“王大全同学，有什么事儿跟老师说，”说着，张老师把这个教室的门打开了，招呼着，“进来坐下，先休息一下。”

王大全眼睛里亮光一闪，很感激的样子，接着快速地跨进门口，找到自己准考证上的位置，坐了下来。他慢慢地很隆重地把准考证放在了桌面的左上角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了折叠着的一摞厚厚的纸片，神情严肃地一层一层地展开着。

张老师教过多年学，经验丰富，知道自己又遇到了特殊情况，尽管是外校来考试的学生，他也会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，所以也就不急着走了。

他走到王大全的桌前，发现是一份从微机上打印出来的今年高考的第一门课的试卷。王大全抬起头来，眼巴巴地盯着他，好像有所祈求的样子。张老师站在那里，用柔和的眼光鼓励着，静静等待着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王大全结结巴巴地开口了：“老师，我没能参加成今年的高考，可我就想考一考啊，您、您能不能给我监考，让我把这门考了过一下瘾？”

张老师一愣，不知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但知道其中肯定有隐情，又不能主动问。现在的学生，不想跟你说的事情，怎么问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尽管马上到了下班时间，他还是神色凝重地点了一下头，同意了。

王大全拿出笔来，先快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考号考场等，又抬起头来，解释道：“老师，这试卷是我请别人打印的，我绝对没

看过,真的。”

张老师信任地点点头,王大全轻轻出了一口气,俯身认真做题了。

王大全在纸上唰唰地写着、涂着。张老师严肃地站在讲台上,有时候也走下去巡视一下。他怕自己的家属会打电话叫他回去吃饭,先往家中发个短信,就关机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张老师的肚子开始咕咕叫起来。由于低血糖,一吃晚了饭,就不舒服。他顾不得这些了,只管认真地为王大全监考了。

校园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,只有楼前的白杨树在轻轻摆动着翠绿的叶子,金色的阳光在上面被抖动得站不住脚,就柔和地往地面上流淌着,到了地面也就自觉地躲开了那枝叶的影子,向外铺展开去。

两个小时后,王大全做完试卷,检查后交了上来。张老师心中一愣,但外表上并没动声色,认真地接了过来,放在了教桌上。王大全向门口走了两步,停下,回过头来。犹豫了一会儿,毅然低头向张老师敬了一个礼:“老师,谢谢您。”

张老师什么也没说,认真地看着这唯一的一份试卷。

只听王大全又低声说道:“因为高考的前一天,父亲在工地上被砸伤了腰脊椎,所以我耽误了高考。父亲会高位截瘫的,所以我不会再有高考机会。谢谢您让我体验了高考的过程,尽管是一门,我也满足了。”

原来如此!张老师的心沉了下去,有些疼。由于没吃饭,眼前有些发黑,脚步也轻飘飘的,他有些踉跄地走过去,一手抓住小伙子的胳膊,一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。过了一会儿,王大全软塌塌的肩膀挺了起来。张老师松了一口气,两手拿开了。

小伙子嘴噤着,还想说什么。





张老师知道，他肯定是为占用了自己的时间表示道歉之类，就劝他道：“去吧，小伙子，赶紧回医院吧，父亲肯定盼着你去了。”

王大全的眼泪哗哗地淌下来，紧紧地握了一下张老师的手，然后迈着大步，向楼下走去，那囊囊的脚步声慢慢小下来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

张老师把这份试卷认真地收起来，他知道自己会永远收藏的。

三枚红印章

得到老师去世的消息，我急急忙忙登上火车，往家乡赶去。

村庄，树木，蓝天，白云，在车窗外快速向后飞去，我的思绪也逆着时光回到了从前。

我的家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，那里一直非常贫穷。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家中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，欠下了一大屁股债。

这天放学后，娘把我叫到跟前，无声地流着眼泪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小声地同我商量：“妮子，别上学了，咱上不起了。”

我心里一阵冰凉，大脑里一片空白。几天来，我一直有这种预感，现在终于被证实了。我感到了彻底的失望，点点头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行啊娘，我不上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就在家里了。家中其实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，